群譚採餘

六

除過 退隱 陰陽 交情 矣人 蕩盛 詩禍

イ 3
389
6

群譚採餘卷之六

巳卷 共七篇

際遇

退隱

陰隲

交情

知人

傷感

詩禍

言53
門1
卷3
87
6

群譚採餘

晉安倪綰惟綏甫纂輯

孫范重訂

際遇

昔人有賣良馬者已三朝矣出入於市門而莫有顧也九方皐過之來而迎睇爲去而轉盼焉忽爾市之爭買者數百人價高十倍夫一馬耳昔豈蹇驢而今豈黃戎盜驪哉昔無九方皐而今適遇之也故力牧不遇黃帝不過一牧豎舜不遇堯不過一鰥夫傳說不

遇武丁不過一築徒太公不遇文王不過一釣叟孫叔敖不遇楚王不過一販夫鬻明不遇叔向不過一下吏越石父不遇晏嬰不過一罪人茅容不遇林宗不過一庸衆季布不遇曹丘不過一逆虜淮陰不遇鄴侯不過一亡命冀缺不遇臼季不過一耕者戴淵不遇陸機不過一群盜賈島不遇韓退之不過一俗儈雖有千里之材能追風逐電絕塵掣影幾何而不困於櫪肥之相哉

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首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色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為會稽都尉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秘因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未齎上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謝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朕

因放歸南山

韓翃為侯希逸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辟為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諤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曰與韓翃時有與公同名姓為江淮刺史者又具二人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

李義甫詠鳥詩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曰與卿全林何止一枝宋楊大年不與後苑曲宴詩蓬萊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宋真宗聞之令預後宴此詩人之遇者也若戚幼文吹歙一池春水之句見罪於中主李遠惟消一局棋之句孟浩然不才明主棄之句見棄於宣玄此詩人之不遇者也至於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其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奇思傑句衝口溢

嘆追恨無及即罷歸蕭胡坐鷹擊非人被譴人之遇
罪有莫之為而為者
唐肅宗與諸王夜坐時李泌絕粒上眷愛之至每燒梨
以賜之比夜自燒二梨與泌諸王戲奪之上止之曰
先生不食穀汝何為也既而諸王請聯句以為他年
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
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岐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
梨請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知章聞其名訪之
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
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由是稍譽
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
神矣玄宗聞之召入翰林謂其才藻絕人以上位處
之故未命以官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
美景豈可獨以聲妓為娛倘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
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
拜舞頹然上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
曰寧王賜臣酒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

技上曰可遣二內臣掖扶之令研墨濡筆以待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十篇立就句句精絶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征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嘗出入宮中恩禮殊厚授翰林學士後以不羈流落江外

唐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帝勑宮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李白失意遊華山縣宰方關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引至讓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不書姓名曰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高力士脫靴楊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內不與我騎驢縣宰下禮謝罪

王維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工於琵琶歷遊諸貴之間尤為岐王眷重時進士張九皐聲稱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為其延致公主令京兆試官以九皐為解元維方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借庇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

越者可録十篇琵琶之新聲悠切者可度一曲淩五日詣維維依命如期而至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出錦綉衣服鮮華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王入曰承貴主出内故携酒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顧之謂王曰斯何人哉王荅曰知音者也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詢此曲何名維起曰號蘇輪袍公主大奇之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出袖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我素習誦之常謂古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所欽嚮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公主曰何不遣其應舉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皐矣公主笑曰何預吾事本為他人所托顧謂維曰子誠耿解當為子力維起謝主召試官至第遣宫婢傳教維遂作解頭一舉登科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
姓名對命小殿對談二位召来賜酒公至殿側侍班
俄文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
臣對坐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
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
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
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
起謝必勑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
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

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
者於公前来者應之畧不停綴都不蹈襲盡出一時
新意仍稱其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
可虛辱當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
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袖口
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翊
日問學士昨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
帶便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
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唐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令侍御史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唐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還宋州拜楊上章白馬寺以送之制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爲斯辰時以爲榮元忠還鄉竟無所賑施議者短之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忙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照之窓格上有火燃處至後不欲更易以爲玉堂盛事

宋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之雖其年少準知之處

餉地黃蘆菊未幾鬚髮皓白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太師秦檜病篤召參知政事董德元禽樞密院事湯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憲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憲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累擢至左僕射侍御史後胡銓字邦衡兩論秦檜思退主和誤國之罪言甚激切時論推之故古樂府云相門深〻夜不扃百年恩重千金輕二人辭受本同情君王但賞辭金客嗚呼一檜死一檜生君王孤

立臣為朋誰人更問胡邦衡

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正言先帝高宗某事忽
淚下玉音問故對曰思感先帝舊恩孝宗不覺亦淚
下寺丞至讀畢淚下不已退朝免冠乃蜈蚣在頂齦
之頂肉痛腐矣因此淚下孝宗以為真忠明日御批
除吏部侍郎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
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主判官不能對是時厲
莊敏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
對曰臣嘗讀前漢書覇字次公蓋以覇次王也此人
必慕黃覇之為人上領之異日復進讞上顧知院官
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
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
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宋孝宗時蜀士許志仁在臨安袁家湯店止泊覓差遣
淹幾年餘囊篋殆盡每見士大夫則鞠躬相揖人皆
憫其窮戍予以三券五券籍以自給一夕孝宗舉魯
參政從龍微行入袁店喫湯志仁揖之甚恭孝宗心

念此人何敢如此故遺下一扇與之志仁即以扇趕
逐奉還又如法一揖孝宗問汝何處人在此何為志
仁言某蜀人在此待差遣不覺日久窮困甚矣又問
年月日時又適與上合孝宗曰曾叅政說欠閻州太
守今付黃金二十兩明日以書薦汝去彼處受差辟
汝可將此金作裹囊歸鄉志仁大感孝宗復以志仁
命在甩子裹與人箕星翁云此是主上命孝宗曰此
蜀中一許姓命星翁曰若果然則目下亦遇大貴趋
見孝宗歸明日御筆令志仁交閻州知州事并以金

二十兩令曾叅政密封與之志仁不之知携歸見閻
州守乂拆開方知是主上御筆前守改除利州西路
提刑俱各謝恩

誠意伯劉公基當元末應進士舉授高安縣丞有惠政
沉汨下僚不得志再叅賓幕卒不合棄官屏居青田
山中著書名郁離子凡十卷十八章一百九十五條
本仁義道德之懿明吉凶成敗之幾遠利尚誠慎微
審勢而於脩身正紀用賢治民之說詳焉謂之郁離
者蓋離為火文明之象郁文盛言能用之可以成盛

美文明之治也值明興佐　真主以儒畧宏謨籌策帷幄翊贊昌運疏封開國為文臣榮寵之極自草昧迨今鮮有儷者不尤難乎論者謂公之事業具于書元之所以匡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其用舍係天下之興亡如此則是書之關亦重矣公所著有瀠誕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犂眉公集五卷

高帝令學士瀋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詰事即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今無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為遂懷之入朝　上迎謂瀋頌安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非學士筆也宋驚未對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為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即命賜緋袍腰帶猶平巾往禮部宴令宗伯陪之私遣人覘之方坐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

因不留俾為蜀王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遺汝今
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語曰知臣莫若君若
太祖深知孝孺弟
國朝開尚書濟字來學河南睢州柘城縣和樂村人選
充河南府學訓導洪武五年取入京為國子助教尋
養病田十四年沒六部舉有王佐才　太祖復督祖
父蒙同濟至京賜詩一首云春首携孫出洛陽輪蹄
馥郁野花香嵯峨古道行商逕熒澤荒城牧豎耕

夜蒸城思李愬風天赤壁助周郎老人閱景心懷廓
稽首遥瞻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尚書代祖賡詩云金
陵王氣起淮陽四海戎聞德澤香鶴髮自應歸鳳闕
龐眉誰復釣魚邦夔龍禮樂趨朝士貔虎威儀執戟
郎恩雨滿門思報德吾皇萬壽祝穹蒼一日從
太祖遊金水橋　太祖忽然墮淚問濟曰朕為何如
此濟奏云過金橋倚金欄看金魚憶金妃墮金淚
上執濟手云綰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對云臣無
尅心事不怕帝王刀而朝廷制度禮樂錢糧賦役多

所建立後為詹徽事死於非命惜哉其詩御製集中
無矣止有諭開蒙携孫來京勅
解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絶七歲賦詩日記數千言
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進士　上親選拔為
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
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
退即草封事凡萬言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上嘉其
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詆其狎侮罷隸上不聽擢
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表泰怙勢恣横諸道御史欲糾

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擢筆立就歷詆姦狀　上憲
縉少涵養將為褒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
難而大器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
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
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
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
故為嫌欲取林文秸字难識進呈不使因見第五名
洪英曰此洪武間之英才也遂取為會元而循居二

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至官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正統九年會試明年殿試皆第一　國朝開科以來三中第一者公一人而已公為文春容典重不求追琢之工而温厚平和條達融暢景泰中欲窮中官阮浪之獄事涉南内公極力調護復辟後擯弃家居者且十年成化初再入内閣多所建明每當大議亦多持正其疏論汪直尤激切迄罷西廠公既致仕代者萬安西廠亦漫而直益恣橫大臣多諂事直矣

曹端字正夫吉安永豐人自幼頴敏端重言笑不易五歲盡識象戲字稱江西才子治書經舉進士其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　太宗奇其才批云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冠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拭擢第一賜冠帶朝服授翰林脩撰時年三十六軀儀膚碩詔選庶吉士二十八人進文淵閣榮為之冠　上召問典故輒應口對命

撰天馬海青歌揮筆立就詞氣豪宕賜瑪瑙帶深沐
眷寵廷臣有以文士薦者每曰得如吾魯瞽否邪上
喜其才贍大書其策以示遠人其殿成宣瞽作文瞽
素體肥至日中汗流如雨上將視其草忽厭其污遂
起及進其文　上亦無嘉賞亦一時之遇不遇也此甲
申科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簡兄弟初兄在後
上謂弟不可先兄置述於前此與二宋事同

戛忠靖公以忠義事文帝眷遇極隆為尚書二十年不
解戶曹中間恒兼三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户禮刑三
部至總六部兼都察院大理凡佩八印焉先朝掌邦

賦者戛公及周文襄皆理財盡善者也文襄蓋劉宴
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鉷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
已多不復煩云近者並祠於吳然其功豈獨吳耳
宗伯鄒顧庵幹餘杭人在姚時父為春坊庶子　英宗
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兆
也　上問廷臣惟幹父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順菴
也上喜特旨每月給米壹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
宗伯年七十屢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
給俸二石與夫四人所居創東南二院以貯歌舞日

為樂焉自懸弧以至易簀始終祿養吁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曹鼐字萬鍾號恒山眞定寧晉人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為人疏通爽俊中京闈第二名以乙榜授代州學正上言年少寡學未堪為人師願改別職遂改泰和典史宣德壬子督部工匠赴闕乞入省試中第二廷試問義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擢第一授翰林脩撰以典史大魁天下前代未有也後至少宰兼學士入閣沒於土木官其子恩脩撰廕入翰林者金忠之子達胡廣之子種與曹恩絕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中書而已鼐父子露被可謂奇異在泰和每為尹所詬曰可作狀元鼐曰不如是未已

宣德間于謙字廷益錢唐人授監察御史長軀玉立聲如洪鍾每奏對　上為傾聽歷官兵部尚書加少保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示變正宜貶損以迓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懲上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盈甲袍帶之屬封識第中時一往視之謙素苦喘疾一日大作上

遣太監興安以醫來醫云竹瀝可愈安為　上言且
述謙自奉儉約上親幸萬壽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
家所用悉給自尚方其寵遇之隆至矣
成化末上病吾澄朝見讀奏荅旨多以是字而尤弗使
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為太宗
伯時號為兩字尚書施純京師人體貌豐偉音吐洪
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觀其妻亦京師人貌甚端麗
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屬目
之前問夫人誰氏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

也太后賜鈔諦視久之顧左右寺人曰向者東朝選
妃何不及此人顧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
天順二年臨川吳與弼被徵入京擇日而後廷見英廟
退居文華殿召問大畧與弼被徵入京擇日而後廷見英廟
使言始曰容臣上疏先時與弼宿草偹顧問竟不如
志駕起因悚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鬳存焉頂已
腫腐人始知其忍痛不能承旨合上史寺丞觀之何
莫非遇哉
倫文叙字伯疇廣東南海人年三十三狀元長子以諒

解元登第以訓丁丑會元舉進士第二少子以詵登進士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並以魁元策名當世前此未有也天下稱之曰三倫

歸應龍在庠為邑令丘公養浩所奇既而久不偶至同邑陳讓解元作推於紹興養浩數以應龍語之甲午歲應龍不録于有司至府讓獨牧應龍考首取之遂為相知連登鄉會凡嘉靖廷試策題皆出　宸裁是歲廷試題下　聖意欲以法天法祖立意惟輔臣知之宗伯夏公言行殿廊下偏觀諸進士策冒至應龍見其胄云人君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所以保天下之治者法祖而已矣所用心既而進呈果中第一

賈宏字子充號健齋晚號鵝湖江西鉛山人生而秀異數歲書過目成誦稍長負文名年十六與季叔瑞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益肆力於學丁未舉進士為廷試第一人年二十授翰林院修撰居官二月以例得封其親如已官其伯父瑄亦以是月封其親職兵部員外父子三世一時並荷恩數人尤

異之靳文僖貴序曰公甫弱冠狀元及第入內閣年四十有五在位多所匡正卒以不合去自國初至今以狀元位宰相者有矣有年如公者乎禮七十而致仕或年已及猶未謝去有去如公者乎如公者有矣有年與才得如公者乎

張文忠公諤聰又賜諤字敬温州永嘉人公慷慨負奇氣博學宏才老於場屋王十餘歲始登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時　世宗入承大統廷臣議追封大禮拘於俗說公抗疏為天子父安有靳追王之理　世宗大悅召不次擢用八九年即握吳鈞公釐革夙弊力除鎮守各局并裁酌一切軍民利病我　朝之治率然中興世稱相業風節方諸唐之姚宋

按紱綸簿之復歸內閣　世宗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然不有大學士張璁孰遵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事件開載揭帖類進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璁始人臣操口代之重張不惟承華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正德末錢寧家搜出題本四十餘件江彬家搜出題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情不

報本數百件壅閉之患左右者之不明此豈自福之道哉

本朝二百年為龍首者六十有六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公廣曹文忠公鳳陳芳洲公循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謝木齋公遷費鵝湖公宏顧味齋公鼎臣李石麓公春芳申瑤泉公時行十人而已可為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二十四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之雖然此遇也又不在於功業文章論

退隱

春秋時魯公儀子砥節礪行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為我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俄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

春秋時陸通秦人楚王遣使聘之其妻從市來曰先生

少而為義豈老而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
負釜甑妻載緼器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精子隱於
蜀峨眉山

范蠡字少伯南陽人初事越王勾踐竟滅吳雪會稽之
恥由是遂霸既反國以為大名之下難久居且越王
長頸鳥喙不可共昇平遂扁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
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居無何致產千餘萬齊人聞
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
盡散其財以給鄉黨而懷其重寶以去止于陶自謂

陶朱公沒致貲累鉅萬蠡蚤三徙三成名天下卒死于陶

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粟四面縈羅網
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
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久淹耶遂掛冠而退時人
謂蜘知蛛隱

嚴子陵隱釣臺題詠甚多中一詞尤妙絶詞云雲山蒼
蒼兮烟木稠石磴瀑瀑兮江水流故人兮冕旒先生
兮羊裘使人皆先生兮誰其伊周使人不先生兮誰
為巢由可仕止久速兮舍聖人吾將焉求清風一絲

兮垂為名釣蕉黃荔卅兮香火千秋臺下幾篙兮葉
辱之舟先生一笑兮白雲收

劉荊州表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劉曰保
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
暮而得所棲龜龜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
舍行止亦人之棲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
保也

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
起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冷兮鱸正肥三千
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正聲
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烟深恨
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蓴鱸贊謂輸度
時不可為飄然遠去非為鱸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
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直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
早只為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又嘗見蟫精
傳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
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
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蓴鱸美但在淞江水亦

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一詩而無得之

閩王典籍恭題陶靖節圖云束帶何須見督郵寧辭五斗便歸休秋風幾度黃花酒醉看飛鴻過石頭

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官祖餞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此詩會稽有石刻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浔以乞身如陛下厭臣之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公喚老僧化成作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言可無危殆矣

白樂天喜罷郡詩云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
花自此光陰為己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
迎使枕上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迴看官職
是泥沙久困仕宦方味此詩之趣真樂天哉
杞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多誦之不知唐
人詩也韋毋寄靈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
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林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泰
酬云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
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自警編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以軒冕榮貴為
外物然鮮有踐其言者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
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
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
是豈須臾忘情軒冕乎張垂崖在蜀有一幕官不為
崖所禮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
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
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者
嘗於驛壁間見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

閉方是閉予深味其言媿未能行也

五代時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絶意仕宦高祖徃見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聘不出惟畫兩牛於壁一牛散於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眞宗幸鄭州召處士楊朴欲官之問卿来時有以詩送行乎朴知帝意謬云無有只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将官裏

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還山

樞密使錢若水少時常謁華山陳希夷愛其神清可與學道謂之曰明日當再来若水如期徃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孰視若水以火筯畫灰作倣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為樞密時年纔四十即致仕老僧乃麻衣道士也按宋史太宗至道元年罷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以翰林學士錢若水代之初昌言之罷也帝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宰相呂蒙正罷帝曰蒙正望渡位眼穿矣若水曰上待

輔臣如此乃移疾求解機務致仕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

蓋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公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艱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奥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瀟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惜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者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為懷山之言行為媚竈之計唐僧白雲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晝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

處士魏野字仲先居於東郊築草堂有水竹之趣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嘉祐中賜號清逸有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頗出公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物為荅因感悟以

疾屢辭政遂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野又謂寇乘公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来平地作神仙及準貶始悔不用野之言初上遣使召野ㇾ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閑来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上曰野不来矣先是上嘗圖种放所居有幽致又令圖之又有詩云易語馴鹿性難辨鬪鵝情喜栽花活兒誇鬪草贏能盡閑適之味

張詠少與逸人傳霖同學詠既顯達求三十年不可得嘗稍憶其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晩年守宛丘有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傳霖見詠閽吏走白公曰傳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世間有我哉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亡来報子詠曰吾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詠薨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徃見之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

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
為顯官名聞天下放曰放以道義未官祿非所問夷
曰君骨相當耳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真宗召
為司諫携其手至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
大夫改工部侍郎希夷嘗戒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
不假進取跡動天關名馳寰海夫名者古今之美器
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
戒之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間門人戚屬
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王嗣宗知長安放

至通判以下拜謁小倪垂首接之嗣宗內不平召其
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
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
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慱得狀元何足道
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
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美官臣恐天下切笑益
長澆漓之風且陛下召魏野而野閉門避匿今放陰
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放陰事數上雖兩不問而
待放之意浸衰

寇準字平仲春日舒懷詩云曾讀前書笑古今耻隨流
俗共浮沉終期直道扶元化敢為虛名役斥心默坐
野禽啼晝景閉門官柳長春陰世間事了先須退不
待霜毛漸滿簪

錢文僖惟演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脩皆
一時名士每同遊宴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
無處不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
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
職然延卿未嘗出葺幽亭艷苑足跡不及城市時年
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
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延卿笑曰
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
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引
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
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晉守相公
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
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
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回顧曰老病

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泫然自失翌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寓意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携猿鶴上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多角冠當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萬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不可同年語也

王荊公辭相倅退居金陵日遊中山脫去世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任其外物去來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芥蒂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寄心於遠雖在人境而車馬不能喧之心有芥蒂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朱文公云頃年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

為之摩娑太息也後舟過石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之也獨一老僧能誦其詞為予道之俾書之冊詞曰不見嚴夫子磯莫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象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未抽釣寒竿肯似林間翻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馳驅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延放去任踈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或云此詞實先生所作也

朱晦翁詩云朝市今人昏山林使人傲誰知昏傲兩俱非但說山林是高蹈

蘇東坡集張志和漁父詩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斜風細雨不須歸蓋志和以漁為業號烟波釣叟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棄依方谷珍與呂玄英為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即日促裝回鄱陽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惟

楊應夫一人一日開其來吳使人要於路應夫不得
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
誠聞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〻未半作詩曰山
中歲〻烽烟起海上年〻御酒来如此烽煙如此酒
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不可屈亦不敢強之
洪武中胡福宇士賢績溪人幼孤事母以孝聞隱居不
仕有耕雲庄約月樓甞自賦詩云春到一村雨秋来
萬畝雲山庄酒初熟邀客過柴門又云夜月溪傍出
先向樓上照老翁下樓来獨自溪邊釣

江陰有僊某者為洪武皇帝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
索僊忽自荷鷄酒由御道入上喜其至以物付光祿
治具共飲食甚歡出金銀角帶一三條命其自取以富
之僊取角因授以千户数日徑出高橋門掛冠帶於
樹間而歸

永樂時侍讀林鄂齋誌祖清避元不仕變姓名居居山
寺魯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
即以冊號八音命為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
田茅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来

匏實曉收藏藥圃上花春長讀書堂華除一點浮雲
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為友政暇輒携
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
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公曰公殆林
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
與盡醉而罷明日府公再往訪之林已去矣多方物
色竟不能見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久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裡
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幾雲夢已成歸信去尊鑪空
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策誰能辨是非回首
華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之風矣

華亭張東海弼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早
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為
神仙太守而張嘗制十絶以咨之見其無仙并跋朱
子托名鄒訢為戲耳又有長短句一篇意尤高古今
文集中無也因録詩三首并歌詩云歸休太守似神
仙布被蒙頭日夜眠郡怪門前来熟客馬蹄踏破蓝
芝烟古今何處有神仙鶴駕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

鄒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卓識眞
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歌曰
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
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多
何用處況而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
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耳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
眞腴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正德中見素林俊以右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
致時閹宦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之云

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平戈滿眼忽江漢一舟歸
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鷺
又云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詔起翻作急
流行老益毋心壯憂惟白髮驚獨憐川父老涕泣挽
歸旌二詩摹寫盡矣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
而作也詞婉而峻詩云潦倒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
利名間敢言巽卦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
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

爐香一味聞又云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撥閑愁對酒
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
求骨萬里寒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
服儒科　後寧藩敗應辟者崎嶇萬狀而公晏然
吉水羅念菴退隱有詩曰獨坐中亭一事無秋風春雨
日園蒲而今始鮮閑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若公可
謂超然有見者矣永豐羅一峯倫以抗章忤權貴棄
官而歸詩云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滃滃不
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

一般春意隔墻梅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灩澦
堆若公殆薄軒冕而愛泉石者矣沿山費鵝湖以總
角狀元為黑頭宰相得請家居王守溪寄以詩曰横
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
自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窓見一水無心繞檻
流試問主人何所有本來無樂亦無憂若公知進而
知退者矣
念菴羅洪先立朝不合去之屢詔不起講學敦實嘉靖
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伏獻不忘君之義上疏請

建儲貳朝廷悉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惕然感動因思昔人薰膏之誚遂禁弛不踰中國者數年諸縉紳皆謝絶之歲癸丑揚繼盛在武選司謂嚴嵩當國稔禍發其十悪五奸卒以危言就戮以是知念菴先生之知道也

陰隲

豫章旅邸有題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常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

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言無亦有類乎而彥超同時將兵若曹彬乃真仁人者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耳豈必多殺為功哉

賈彪為新息長以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閭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為賈宋葉黃爰得在許昌歲值大水京西尤甚流民自唐鄧入境者不可勝計盡發長平粟賑之獨遺棄小兒無由得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畜乎曰人固願之恐既長大認去耳乃為閱法凡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夫彼既棄而不育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十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保伍凡得兒者使自明其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

分常平餘粟貸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凡給券三千八百人夫濟人利物隨處可施在人加之意耳賈之所生者皆禁之於胥戍之後而全其懷保之愛棄之所活者皆啓之於溝壑之中而納以襁保之恩其所利多矣是故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賊所道聞民有在孕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賊殺人何如骨肉相殘仲弓即貫彪夢得意也夫貫彪夢得行之一郡尚全活數千之命苟為天下者推斯心以恤孤弱而民焉有悖者乎

蘇東坡與朱鄂州書云昨武昌寄居王厥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辛酸為食不下天麟言鄂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時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不忍率常閉口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此風天下有數處皆然吾聞建陽崇安等縣至富家亦養二女為極故莆田周石梁戒殺文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柰何不知彼生男

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一收養生女顧不舉我聞
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呼嬰
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
勸吾民母輕殺其女荊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隨分
而嫁娶男女兩得所此歌散民間萬姓當記取

晉都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
可謂捐百千而超性好賙助人一日中散與親故都
盡又顧愷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愷
之性好賙助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出諸券一概愷

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凡券書悉
燒之矣超散父財愔為之驚怛愷焚子券綽為之懊
歎父子間情不相同如此又王珣亦好積聚財物布
在人間及卒其子悉燔燒券書一不收債舊業悉委
諸弟獎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
家皆輒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哉
北魏李士謙為開封尉廨舍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
公即對衆焚契曰債已了矣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

無所受明年又大饑復鬻家貲以供糜粥活人萬計
仁心所感群犬生子交共相乳或謂仕謙子多陰德
咎曰夫言畜陰德者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
今吾所作吾子知之何陰德之有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盧函馬也不利於主或語令賣去
庾曰賣之必有買者仍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
於他人哉昔公孫叔敖殺兩頭蛇恐他人見至今以
為美談吾可不效之乎
唐狄梁公德望冠絕一時尤精於鍼法在高宗時官同

州刺史車至寨帷見一巨室書榜于門以富翁一子
頭上瘤瘻甚幾危醫者莫知所措公乎病者至車
前手取金鍼從腦頭鍼之瘻應手而瘳富室饋絹二
百疋拜酬公悉以賚民之笁獨者是時民間盛傳公
有神鍼一切抱痾赴醫者千計車擁不得去公曰急
病行恙耳寧暇予哉
劉翰京兆萬年縣人以鎮守建州居官廉潔獄無冤訟
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初在山南節度幕峒寇嘯集擾
雲安公引兵破城城下之日裨將欲屠公諫止之但

除首惡而已又泰山東節度事時有將犯贓法司議
死公曰軍法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取其所長棄其所
短顧與自新以勸能者節度王公從其言又為河南
推官時有婦殺夫誣及他人者公正其罪民得不冤
又河南有溺子之風公嚴其禁存活者數萬人民皆
曰劉公活爾也又嘗舟行見有赴水者公力救之詢
其所以負人錢六十貫公曰錢財易致人命難得悉
貸還之公生四子一曰曉為秘書省校書二曰暐太
子校書三曰曄任刺史四曰曙任觀察孫七人皆歷
仕宦後以朝議大夫致仕壽八十五宋紹興有資政
忠顯公韶寶謨學士忠定公子羽忠肅公琪皆其從
孫也梁克家為劉氏譜敘有云劉氏積德而族以大
本枝之所以蕃也

虞允文知太平舊例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
民乏生子多不舉有至絕宗嗣者公憫之乃為民措
置蘆荻稅錢補之民皆鼓舞丁口日增百姓富庶

李尚書翺字習之在潭州時席上有舞柘枝者頹色憂
悴問之是故常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速命更其舞衣

延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盖風儀
遂與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元輿聞之贈李詩曰
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
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竇禹鈞年三十家富無子一夕夢祖考謂曰汝無嗣且
不壽宜早脩省禹鈞憂之既而有僕盜錢事覺將女
償之公憐而復與錢二百千曰去擇配以全其事父
與女拜謝而去又一日行至僧寺拾遺囊有金三十
兩即其憂候之忽一人哭泣而至公驗其實出囊還
之凡同宗外戚有喪不舉則資錢以葬有男女不婚
者出資以婚嫁之賑恤貧乏不可勝計自奉儉素家
無金玉錦綉之飾近家立書院四十間聚書卷延師
儒教養四方孤貧之士聽其來學後果生儀儼侃侗
倧五子皆承榮禄享年八十二

宋真宗時一巨商販鬻至杭有張鬼眼者號神筭一見
指之曰公富貴人也惜中秋前後命盡商人魚程回
家中逢見一婦人臨江濱欲自沉問故泣曰夫有本
錢五百千因出外妾收藏被盜亡失非惟飲食無措

必且捐死寧先自沉商曰我命將終儲錢何用乃贈
錢五百千婦感謝而去商至家以鬼眼之言告父母
踰期無恙後復之杭偶見前婦抱兒迎拜曰自公賜
錢後生一子吾母子感公再生之恩無由報答商徑
至鬼眼家驚曰公胡不死詳觀形色笑曰公乃陰德
所致曾救老陰少陽之命商異其術更與錢謝之
韓通少應募以勇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
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
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記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

通之大節顯著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能辨此乎
范仲淹在淮陽掌學有孫秀才索遊上謁仲淹助錢一
千明年孫生復謁仲淹又助錢一千因問何為汲汲
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
則甘旨足矣仲淹曰觀子詞色非乞容也吾今補子
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
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
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文正嘆曰貧之為累大矣倘索遊至老則雖人才如

孫明復猶將泪沒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諸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者數人營辦喪具驅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椁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厚賵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病卒于幼家貧公助以俸錢百緡為具舟差老牙校送歸乃作詩曰十口相從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狐兒寡婦船

公遣子堯夫到姑蘇搬麥二百斛既還舟次毋陽見石曼卿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毋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付之矣

宋庠子樗遭喪黃山谷憐其貧糾同志助之曰富者不仁理難與語仁者不富事難獨成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拯之

朱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

行持短節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
来勃窣翁旋而復作即遣人追之曰某非惜所謝之
財第恐以此詩而誤他人也

丁湜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屢責之殊無悛心父怒逐
之湜遂旅遊京師經營補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
省奏名相國寺有一術士往訪之術士曰君氣貌極
佳即書紙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湜，益自負而
賭如昔時有同榜二蜀士多貲好賭遂延賭乃贏六
百萬如數携歸又數日詣相肆術士驚曰君今氣色

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敢望耶湜請其說曰相人先觀
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
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竦然以實告之曰然悉以
反之可乎術士曰既已發心實ㄑ知之矣果能悔過
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還其所得迨唱名
徐鐸首冠湜居第六焉

宋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鷄鳴操刀往殺之道過一小庵
庵主軒轅公有道士也見有奇形異狀之鬼在後或
搥刀劒勢甚兇惡飯頃復回則金冠玉佩之士百餘

相從或擊幡蓋和色嬖容意甚安閑軒轅意其死矣
天明往問彼固無恙軒轅曰鶏鳴時子何往而回之
速自實具言繆君之負德先將殺之及至門自思彼
實負於我與妻子何尤且有老母殺之何托遂隱忍
而歸軒轅備述所見告曰人心欲有所為神明即知
觀子起一惡念凶神隨之起一善念吉神隨之此皆
由己人於念慮方萌之時可不謹哉

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悉以金銀瘞土中欲迎
避難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凍餒之欲金
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楫淒然惻愾曰我有金二萬何
悉贖其命乃發所瘞之物輦之賊營皆得放脫歡聲
如雷拜謝各去後楫生子數人相繼登第

信州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令理家政付與十
斛秤尺石兩事諭汉所用出納輕重大小長短名色
其婦不悅拜辭曰姑不順為婦恐他日生子敗家才美
愕然曰吾家頗有田業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
平日所為有逆天道妾心君之不安才美曰汝言誠
是當悉除毀婦問所用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

載婦曰必欲妾買以侍奉請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
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人之數
才美感悟從之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益已欺
二十年一朝感悟即惻然要知舍利能從善願得新
婦賢
淳熙初台州城外雨江水因大雨漲溢幾冒郭門民死
於洪波者不可勝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黄岩水未
發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籮每籮容穀一斛繞
出溪口見波濤如山人作浮尸沉相望不絶士子維
舟高岡遇漂出欲盡救之懼舟力不勝於是每溺一
人則擲棄一籮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矣乃
載之還郡守嘆賞其仁德即治盛具延請而餽以錢
五千處以門客遇恩澤遂補登仕即同時有一巨室
處女其家漂沒獨坐於浴桶泛泛垂死逢漁人過其
旁呼之曰我某坊某家女救我當以臂間金纏相謝
漁人載之回已無其家矣女哭幾絶解纏謝之漁人
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當留此以自贍不忍取之漁人
之賢又如此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父商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
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
及至京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
言因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償遂
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
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
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
貧甚讀書於灊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
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倫犬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
引来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四顧兎之頭令擊
節歎賞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灊山集其
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
吟氣老懷長劒古醉胸横得太行寬塵埃掉辟離長
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客身易世路無媒着
脚難皆不凡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
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使與治後事如禮久之
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

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
基怪之復問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
況管庫乎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
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
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
友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
車者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孝基曰吾以還財
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馮洎父中年無子因娶一妾容貌殊嚴鬍髮時見公迴
避公怪問其故妾曰父守官以死去家甚遠無力可
歸毋鬻妾以為遺骨之資耳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
帛以絳綵蒙之不欲公見別無他故公聞之惻然即
令其母以女還之不索原錢又資助其路費毋子拜
泣而別明年妻果生子因名曰洎即馬巨濟也及長
登第此與馮商相類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家頗豐富一夕
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
何苦為盜此必迫於貧者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

資衣食即如其所言與之既去復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至天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謝遜記魯魯公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慊慊欲言而色愧公曰第言之旁舍生顧視左右歔欷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家無以償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壑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跪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以女與君雖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值索其券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次其女来吾且登舟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言商人果不敢爭至期携女以往而公之舟無有也詢傍人則曰某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詢

之果然令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
明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
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
宣子佐也
洪武中閩人陳三使家貧時京師有僧辞禅師南遊師
語之曰汝到閩可訪陳三使僧至閩孚見之陳待以
齋膳留宿後僧得疾語陳曰我化緣得銀百兩今來
訪汝豈期塋身此地此銀為我埋塋餘還我師陳曰
諾乃出已財殯塋之將前銀寄還禅師後陳妻子相
繼而沒一日遇術士相之曰此老陰隲紋滿面當有
二子大貴術士為之區畫娶妻陳七十妻連生二子
曰循曰景著及孫俱登科而景者及第
浦江義門鄭氏聽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
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間榜孝友堂乃建文
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
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
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
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

禍不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冥冥中有默佑也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嘆年未剌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

葛繁夫觀中為鎮江太守有一官員於京師鋪中見一靴是其父壻時物詰之鋪云適有官人携來修可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二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後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為幽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少廢矣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燈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黜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能與之盃水皆利人事也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大小如一乃有利益

咸化丙戌狀元羅倫前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水盥濯盆中有金環壹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

僕曰此去京城尚遠計日已不及矣又缺路貲如之何僕曰無憂昨夜于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為貲倫怒索其環而還之比至則其婦為夫所逼欲捐生返環感謝不已既而入塲被火賴謝大韶出之於厄人以為陰隲之報倫有詩寄大韶曰曾同丙子晉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生真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宣德時李祭酒先生時勉在翰林時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鈸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騎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鈸婦往尋不獲舍卒間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遽往先生叩之婦言夫為錦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者鰲山失去一金鈸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驗之良是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其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為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生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其人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所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鵌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為血鵌當識之既而先生因直諫

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脇ㄑ折曳出
昇下獄適此千户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
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為但須得
真血竭千斤曰吾向固嘗貶公立命閙其夫人取至
醫者如法治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嘉靖己丑狀元羅洪先父作宦見一寺有棺七口輒命
僧以俸金瘞于寺側而得一子即號曰念菴言一念
之善也後魁天下
報應之事決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
謂有記性沒急性也本朝編脩岳正得罪　朝廷以
家產盡給指揮季鐸鐸據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
怒其橫而無禮無何岳宥復官而季鐸得罪　朝廷
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
而家之辱比季氏尤甚焉
宋岳武穆戲文何立閙鄧都世皆以為假設乃為武穆
泄寃也及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窓事犯樂府杭
之金人傑有東窓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蓑衣仙
詩樂府小說不能悉記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張詩有

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峰勾幹恍
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窓事犯
矣沒命後因即棄官學道蛻骨在蘇州玄妙觀為叢
衣仙也據此數人實有是事可知否則何鑄子孫世
為青盲而羅仲楫之子在鄂州一拜岳廟即不起耶
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也噫積善必
有餘慶積惡果無其報歟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
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

顯為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己卯宋亡
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
佑元年少帝只四歲諡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
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
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之相符豈
亦報應之說耶

交情

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為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乃併飲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言於平王循禮以葬畢哀自殺下從之此雖賢者之過其與見利背盟者大有間矣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巨伯病者在家巨伯不忍去賊至執巨伯曰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曰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之

命賊感其義旋軍而還

廉頗免長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頗怒曰客退矣客曰吁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公孫弘起家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

漢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既罷門可設雀羅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乃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淮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譽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外死

而不悔節士也

梁王彭越誅其大夫欒布使齊還祀而哭之王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坐趙齊王自殺事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枚孔車收葬之武帝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廉范嘗師事薛漢漢誅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不避李固得罪梁冀冀暴其尸令有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哭臨不去冀又暴杜喬尸喬故掾楊匡號泣至洛着故赤幘托為門亭卒守護尸喪積二十日上書乞收骸骨太后許之吳韋既斬其門人有雲蔽者上疏自効乞收韋屍李催郭汜殺王允屍弃於市莫敢收者允故吏趙戩棄官收葬之符習素與孔融善及曹操殺融習往哭之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鍾會既誅何雄葬之司馬昭召而責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叛逆汝輒收葬之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

而遣之桓玄既殺殷仲堪荆州士人無不詣玄者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斬之齊明帝殺宗室南康王子琳等南康侍讀江泌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葬畢乃去陳獲齊壽陽刺史王琳琳素忠義陳懸其頭於建康市琳故吏朱瑒寫書徐陵請塗於八公山側唐新興王晉坐太平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捴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曰此欒布之儔也

夫生而懷其義死而憐其交此生死而骨肉也真無愧於把臂之友剖心之誼刎頸之交矣乃若臏于涓責于寄攻擊於耳餘搆隙于蕭朱而交道薄矣田視欒布而下數人奚可比肩語哉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內水漿曰馬為知巳者良士為知巳者死鮑子亡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漿管仲可謂不以死生存亡二其心者矣嗟夫苟遇知巳奚恤此報耶

後漢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

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
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
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
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與伏波鄉里親厚伏波南方
還時杜馬偶死伏波令子持一疋馬遺杜曰朋友有
車馬之饋且可以備乏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
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休父子兩人食
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十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

當以此為法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際求友善於胡質質辭以
疾後遼出遇質問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拒質曰古
之友善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
信終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不絕口
今因睚眦遂成仇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顧也
遼感其言遂與周平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
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服悉營送訖宋孝武

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雄信事王世充太宗
平洛陽得信將誅之世勣言雄信驍健絶倫請盡輸
己之官爵以贖之太宗不許世勣固請不得乃法而
迟雄信曰吾固知汝不辨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
兄俱死但既以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
視兄之妻子乎及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以肉隨兄
為土庶幾不負昔誓也為收養其子吁能割肉以啗
友而不能委身以報君能養友之遺孤而不能恤其

君之佳兒佳婦勣其有遺憾哉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與同僚鄭崇友善崇當使絶域
其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
憂詰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時蘭仁基素與司馬李
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
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
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
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老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之理
請于朝願以柳易播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裘

庾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令發此言上有愧色既
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韓退之
作柳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世勸宗元可以追蹤
仁狄矣
韓公撰柳子墓誌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
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
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泣涕誓生死不負直若
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毫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
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
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于
厚之風亦可少愧矣
唐楊憑為京兆尹御史李實簡劾之貶臨賀尉及行獨
所善友徐晦送至藍田故相權德輿言君送楊臨賀
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厚
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為姦佞諸斥
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嘆其長厚不數日御史中丞
李實簡請為監察晦白實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
取而見獎援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患難肯負國

乎由是知名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練推敲字未定引手擬至尹前具以實對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曰敲字佳遂並轡同歸共論詩賦留連累日與之友善為布衣交有詩贈云孟郊死荅北邙山日月風雲搖覺闕天地文章聲斷絕故生貧島在人間自此名譽著聞後削髮為僧號無本又號佛印

蘇東坡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越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越臣求聞達於朝廷越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越臣妻取別越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越幹僕語曰我來既為徃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章子厚與劉子先友善後子厚居京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荅云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舊老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後契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言其相忘遠引之

意子先以詩謝之曰故人天上有書来責我疎愚喚
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
雲霄隔駑馬難追驥裏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
夕望三台子厚得詩大喜召為戶部侍郎
張昌言與种世衡相友及昌言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
田十頃昌言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卒乃以還其
子詰詰遵父命不肯承田遂荒廢二十年元豐中隣
人告官移文二家俱弗受郡守劉斐言諸朝頓以給
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种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

世有爭隣畔之田或朋友素厚因曰紛競甚至兄弟
宗族鬬訟不已遂為讐敵聞种張之事有愧矣
崔縱字廷直雲南人紹興中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與
侍制洪皓厚每以致菩澤民為勉時秦檜主和洪皓
每廷折之檜怒遣為通問使如金縱忿然上疏言洪
忠直檜黜使虜廷以害之檜大怒遣縱為副使與皓
偕往至太原見元帥粘沒喝長揖不拜聲色俱厲遂
流遁冷山縱吟一律云萬里穹廬絕塞行胡笳聲裏
旅魂驚君臣異域同屯蹇朋友他鄉共死生一旦扳

刀猶鄭衆十年持節效蘇卿冷山寂寞荒涼地風景
何如五國城皓亦作滿江紅一闋云萬里龍荒塵土
染堅持旌節憑仗着忠肝義膽鎗磨劒舌滿體遍傷
嵇紹箭一腔盛積蓑弘血莫等閑餒了浩然心存貞
烈戴天恨終未雪吳越怨何時絶奮筆鋒殲殘破燕山
鉄鞏鼓鼓殘塞上霜鴈聲叫落關河月待迎還二聖
覲天顏愚悅竭及至泠山陰風颯颯衰草離離節操
愈厲未幾徽宗崩于五國城身服斬衰朝夕慟哭北
向操文以祭吊詩曰嵗徽俄頃墜瑤空晏駕驚回尺
素封仙世未歸華表鶴碧天先迓昭湖龍梓宮暴露
經千里鳳輦蒙塵隔九重絶塞孤忠懷仰切不勝哀
戚恨填胷縱自徽宗喪後旦夕悲號遂卒于泠山皓
哭之盡哀措置喪事一遵治命縱在金九年忠肝義
膽可貫金石與皓交厚情踰兄弟流離顛沛死生以
之皓追思殫切乃吟一律以吊之曰萬里風霜出漢
庭旅魂一旦隔胡城君讐不與戴天地交義自甘同
死生吳水渺茫鴛侶拆楚天迢遞鴈行輕龍荒持節
全忠盡正氣堂堂日月明在金十五年挺然不屈後

秦檜稱臣于金中分天下宋行人皆得遣還遂持節榮歸巫上表明縱忠義請以贈謚朝廷從之復與檜議事不合被謫嶺南月餘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文公因泛言交際之道先生嘗有雜録冊子記李仲和之子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厚李欲往包公正色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文公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如此

昆陵翟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執之為奇貨矣後顏登第為京職翟每從假貸即應之弗吝人以顏為仗義而不知為其制也一書記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恐殺已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

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所為亦不爾耶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忽来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於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逆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塚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而歸貲貨巨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衣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沽屠解報恩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窓友也程先科中授咸陽知縣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田路費亦不肯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舉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獲鹿

縣丞又被告贓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荅至晚檄戲宴鄭鄭私喚子弟具言前事子弟領命因粧扮二虎一虎先啣一羊自食傍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啣羊而去少頃餓虎得一鹿来前虎歆来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斷羊不採揪今朝獲鹿敢来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歸

國朝張可與李仲方鮮于伯機三人友善同仕于朝既而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經歷胥會于杭

讌甚李卒於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殁矣家貧子少吾輩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為何如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許配其長子即從善也後官至推官仲子宗復歷官至總管此見前輩結交重義不以富貴貧賤易心也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有學而老貧謁故友於京不遇回閣老李西涯以詩寄云砍地哀歌興未闌歸来長鋏尚須彈秋風裼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

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
留地慚愧先生昔蓄盤彭讀之潸然淚下西涯載之
已集嘉靖末客有謁成國公者然特與飲食而已時
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鶉
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好將心事托平生成國
公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參政孟昭嘗送客出門偶
見丐者於道公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門外丐者
絶似吾少時友某人問其姓名果然其人也公即出
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其洛易其衣與之
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
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
之曰聊以此為生毋浪費也其人至今傳為盛事予
以成國武人尚能義激與衣西涯身處禁院豈不能
扶持一友哉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陸參
政之事抑又難矣
弘治間有方伯乃浙人未第時與一生交好甚寒及仕
江西故人遠訪之初見飲敘之外送館於章江門外
石亭寺畧無眄念之意其生題一絶於壁云十年心

事酒杯問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
青眼似西山竟不辭而去寺僧抄詩入報方伯大慚
遣人追之不返

勿去草草無惡君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
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又不見千里萬
里江湖濱觸目悽悽無故人惟有芳草隨車輪一日
還舊居門前草先鋤草於主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
何如勿去草草無惡君比世俗俗浮薄

知人

齊管仲病萬桓公往問曰群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
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
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窮以
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進用三
子專權以亂齊國噫管仲之知人如此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尺約
價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價利極厚矣而
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

於異時也世人徇目見其獨一隣子耶貧賤之士空言莫信未遇之秦何限哉衛青少時其父使牧羊一鉏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言不人信誠有識之亦不信其言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為祥徵也王敦則母為文巫嘗謂人云敦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韓世忠少時為省倉員来之後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檢

人呼為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為侮已殴之日者誠知世忠及以致其殴何哉不見信也然則布衣致位通顯回思背之知厚於我者不可忘也其有不知薄於我者又不可不忘之也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者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疲乎與之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椽史

閩鄭堂題買臣云四十年来命若何書聲長聽出炟蘿他年露冕經行地無數青山識面多此作末句最

有味蓋買臣未遇不惟人不之知而妻亦棄之所知者惟採薪於山而山知之也

閩鄭莆澗云噫嘻此是朱買臣貌來未識眞不眞夜窓展玩發長嘆爾來四十誰相親凌晨引斧入山麓向晚出街來賣薪書聲隨擔不輟響孔顏恍惚交形神此時敝衣兼破笠他年紫綬輝朱輪庸孺奔走且駭汗衊頭悵望瞻車塵乃知窮通有定命古来如此非君身會稽愚婦君莫嗔于今更多白眼人

晉王珣與謝玄為桓溫掾溫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擁旌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已而果然

晉何充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及導薨充果參録尚書事

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若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偕謁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含默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曰三賢孰愈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推此知之嗚呼晉俗清談箴禮起禍公之言殆扳乎流俗也

唐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玄齡曰當為偉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廷已數年矣二老人椅柱歎曰蔡州何時得平俄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

戲耳

宋薛奎知開封府呂晦叔為府曹奎待之甚厚每以公輔期之或問奎何以知其必貴奎曰其為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必尊嚴此貴臣相也後果參知政事

陳忠肅公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太陽久而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瓘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

必擒王不得自已攻之愈力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第問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夷簡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滑之沂公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公自待不淺聞文正之言不為信姑應之曰諾既而夷簡自濱罷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皆嗟嘆以

為不可及

和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眞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大畧相似焉是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名蓋一代士無賢不肖貴賤皆敬而愛之衆人未知之前惟龐公與正獻公二人而已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多也張鄧公為致中丞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年公有一大囊年至即取囊具茶他客莫與也一日公取囊茶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亦是鄧公子弟問鄧何人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坐後果如言又文潞公為太常博士通

判兗州田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會在東魯必能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孟欲從後觀其背既而語潞公曰異日子必大貴即時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也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

儀曰驟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巡決獄囚至河北時曹穆公謂予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頤少晉一日欲有所言予既爰其雄材又欲聞其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顴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非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豫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予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穆公曰琉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貿易中國怒其

息徼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歲餘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琦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帳中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異日必須為邊患計其時正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予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熙寧二年富文忠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文定公留守文忠來見坐久之文定徐曰人固難知也文忠曰謂王介甫乎亦豈難知也文定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介甫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介甫既来凡一院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撥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文忠俛首有愧色蓋文忠素喜荊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奸

韓魏公嘗云吳文肅公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文肅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果如所言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晉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

相州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揚恍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康節来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来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卧小室延康節至卧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耶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来立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欵左右曰更取一胡床来公問故答曰日中當有一緑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報既午范祖禹来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不足言然麤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范公惶恐避席後十餘年脩裕陵實録范為脩撰敘韓公傳

宋張戶部侍郎雍滕之婿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

戎入寇盡室為虜逃於漁陽寺中僧見之喜令侍左
右將九年例得剃度張思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
是夕潛遁始達鄉里井閈桑麻易之他姓子然無依
因遊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召至奇之曰有前程人
也吾女可妻之語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有奇相
當擇佳壻如何與丐者滕曰非汝所知斯人後必大
貴夫人信而從之乃促張完禮張曰懷無一錢何力
可辦滕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乃延於清淨院
俾勤志肄業来春果明經登科方備禮成婚後歷歲

清顯周旋三紀官至二卿張女累封淑人

宋豫章靖安縣寶峯山寺下屠者張生素無賴而貧每
入寺景祥長老必善視之親飼以食或令左右烹茶
以待侍僧怪笑曰此狗盜無賴小人何待之過祥曰
非爾所知此人異日必富貴乃山門大檀越籍甚外
護吾先施恩結之衆問故祥曰張生真餓鬼形他日
打破世界却是此人出來做事不作緣之人也及建
炎末金虜寇江西張率里人捍禦獲七俘盡得所掠
金寶富盖一鄉府奏為上功得官享年八十果盡力

於寶峰寺衆始服祥師知人祥南城人姓傳道行高
潔為叢林名宿云
元至正壬辰定遠郭子興拔濠梁據之時　太祖抵其
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以告子興子興親馳活之撫
之麾下召與語異之居數月興忽謂曰汝單居獨處
當為汝婚歸與夫人語次曰夫人見而悾惜曰方今
兵亂正當收養豪傑此子舉止異常若不撫之於家
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興悟遂以女妻之是為
孝慈皇后

劉基自幼聰明絶人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
丞累官浙江儒學副提舉以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
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
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
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我當輔之時杭
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
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方國珍反海
上省憲復舉基為行省都事基建議以為方氏首亂
宜捕而斬之省請于朝丞相受方氏賂准招安授方

國珍以官乃駁基擅作威福羈管於紹興未幾行省
復起基用之以時不可為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
或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倉并金華明
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
平生忽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
且 天命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倉即處州府
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適總制
官孫炎以上命遣使来聘基遂決計趍金陵陳時務
十八策上嘉納之 傳信録載基為高安縣丞時該

縣耆老有知天文術數者基與語其人曰公聰明絶
人器識宏遠當為一代佛人吾書相付基得究觀其
說詞林記基在縣時有進賢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見
基乃以其學授之按傳信録所稱耆老是也
永樂中楊文貞初以明經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旨諸
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紘讀
文貞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
為第一奏授親府審理由是著名後官至謹身殿大
學士

永樂中泰和劉伯川平居不與俗人接善觀人楊士奇年十四與陳孟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款洽是日雪霽酒酣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鷄窓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緑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雖寒士當耐又謂奇曰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登進士士奇官少師皆如所言

傷感

虞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二妃娥皇女英求舜至蒼梧淚下染竹成斑後二妃為湘神靈顯湘人立祠祀之元徽之題詩云一枝斑竹渡湘沅萬里行人感淚魂知是娥皇廟前物遠隨風雨送啼痕杜甫云湘妃曾洒班〻淚千載蒼梧叫血鵑

周夷齊耻食周粟餓死首陽晉糜元吊之曰五德更運天秩靡常既有絶代之主必有授命之王故堯終於虞舜禹殄於成湯且夏后之末祀亦殷世之所亡若

周武之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有周而深藏所行誰路而子跖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徽誰菜而子食之嗚呼弗諒夷齊之心甚矣

孔子將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子貢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既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

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傷之

齊景公畜勇士三人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人恃功恣行公患之晏子請公賜二桃令三人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一搏特肩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劒却三軍若疆之功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逆流是時冶順流九里得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雀躍而上人皆曰河

伯也若治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恥其
功之不逮自殺治子亦自殺漢諸亮作梁父詩以傷
之云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
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
地里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齊國相
晏子
漢義士田橫不應漢高之召而自殺史氏作悲歌以悼
之曰古墓崔嵬約路岐歌傳薤露到今時也知不去
朝黄屋只為曾烹酈食其今之挽歌自田橫始

宋買臣妻去傷感歌以自遣云朱買臣朱買臣行歌負
擔妻子嗔恩情難係薄劣婦一旦捐棄如輕塵鴛鴦
分翼比目破孤燈舉眼無相親貧富如此果炎熱結
髮尚爾況路人功名到手未為晚太公八十榮澤新
細君何必苦番覆吾豈採樵終其身朱買臣何笑乎
食比玉粒衣懸鶉自知一貫勝萬貫時不遇子肯愁
貧數年衾枕一宵冷飄花流梗同逶迤四嗔何處已
作喜鬢雲重整眉新顰朱買臣莫笑嚬隱忍依舊肩
横薪山光泉韵兩怡悦醉卧危石花為茵翠蘿青鳥

暫賓主芒鞋踏碎巖頭春有時此斧利得柄一斬天
下之荊棘歌殘炬擁日已暮松稍新月鉤挂銀
漢李陵為將失利降匈奴與蘇武別情不能已乃作詩
曰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岐路側恨不能
辭晨風鳴北林躍彼東南飛浮雲日千里誰知客心
悲武亦作詩別之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
西此館我今歸故鄉五言詩自此始
漢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王
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與昆莫會昆莫

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恨作歌寄怨云吾家嫁女兮
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
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
歸故鄉
漢竇玄妻形貌絶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畢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
彼日以親衣不敢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
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漢厳灌夫娶妻十年無子乃出之妻慎氏怨憤作詩別

之當時心事已相闌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掛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漢江陵士子遊交廣五年不還愛姬為太守所娶納於高麗坊邸及歸寄詩曰陰雲暮合下陽臺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殖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能開纖羅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坊底宅春光無復下山来

漢太尉楊彪子脩為曹操所殺後操見而問曰公何瘦之甚彪對曰悔無日殫先見之明猶愛老牛舐犢之

愛操為之改容

魏文帝納甄氏為后生太子叡甄氏因事被誅一日帝與叡遊獵見子母鹿帝親射其母復命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又殺其子帝為之惻然

四十家小說一情感篇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絶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絶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

市我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雖苦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高價人皆笑之德言引至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還其妻厚遺之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俱歸竟以終老又國初吳人姜子奇娶妻三載值大軍過奇挾妻避愴惶失妻為兵官

所道人忽聞乎郊無子而唐史謂鄭餘慶廩其妻子豈後亦立鄧郢之子為子耶

賈浪仙哭柏岳和尚詩云苔覆石床新吾師占幾春鴈番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房門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六一居士詩話云此詩焚却坐禪身時人謂之燒殺活和尚真可笑也

姚合哭賈島詩云杳杳黃泉下嗟君向此行有名傳後世無子過今生新墓松三尺空堦月二更從今舊詩卷人更寫應爭此詩言島無子而曹松吊島詩云先

生不折桂謫去抱何冤已葬離燕骨難招入劒魂旅
墳低卻草稚子哭勝猿宜溪如搜句宜邀賀監論此
詩又云稚子哭勝猿是悼賈島有子勝孟郊也
唐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子弟歌數闋
有唱李嶠詩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
不見秖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上春秋已高問
是誰詩或對曰李嶠上凄然泣下不終曲而起
唐天寶四載宜芬公主有才色奚霤無主安祿山請立
其質子而以公主配之上遣中使護送至虖池驛公

所得奇流落數年後至京行乞有高門婦人見而泣
之貽酒饌感傷奇不敢視翌日復去是婦適呼與語
因以物與之為主母所偵令追之囊中有書一緘金
釵一雙遂白之兵官視之乃一律云夫晉吳越妾江
東三載思情一旦空蓑蘆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
隨風雨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但恨當年
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大悼即遣還更贍以
財穀伉儷復合
杜子美哭長孫侍御詩云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

鬧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
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白樂天哭皇甫七郎中湜詩云志業過玄晏詞章似禰
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享人間壽還留身後
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元注持正奇文甚多涉
江一章尤出衆
賈島哭孟郊詩云身死聲名在多因萬古傳寃妻無子
怠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
後斜日下寒天方云凡哭友詩當極其哀此詩三四
主悲怨作詩題屏風云出嫁辭鄉國由来此別難聖
恩愁遠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顏改邊隅粉黛殘妾
心何處斷他日望長安公主至番其國已立君矣質
于見殺公主亦遇害
孟昭圖唐末為左拾遺上疏論事坐貶田令孜遣人投
墓瞰津後人祠之裴徹吊以詩云一章何罪死何名
千載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風雨夜杜鵑應作兩般
聲
唐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絶藝上邑宅左有賣餅

者妻纖白明婿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娶之寵惜逾等輩環歲因問汝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感嘆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云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宋安軍賢女廟蔡氏女也父母初許適蕭氏蕭貧再許陳又貧又復他許女遂抱石投水死鄉人立廟祀之淳祐年間有劉賢者題詩悼之曰贏得賢名萬古稱痛怜此女太輕生春風楊柳因誰舞秋雨梧桐底事聲髣髴雲縱拋岸久依稀月魄浸潭明何如約我桃源去免得雙親淚眼盈是夜夢女和之劉不能記

宋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孝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鞓鞢為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董至神宗即降步親扶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時為侍郎進挽詩云珠鞓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曾子開上王荊公墓詩曰天上龍胡斷人間鵬鳥来未

應淮水竭所惜泰山頹華屋今非昔佳城閉不開白
頭門下士悵望有餘哀方萬里云諸曾皆出王半山
門下此言亦恐太過元祐時王氏在金陵寂寞張舜
民詩亦譏之紹聖而後紹述禍作至南渡乃少損之
岳武穆墓在杭州棲霞嶺下王之奇雲衬焉墳之西有
祠名七以詩吊者數百篇其最痛切如葉紹翁云萬
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最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
北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幌月堂堂遺像在凌
烟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林清源吊云

誰收將骨瘞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塚有人來下
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婺婦宇宙惟公是
丈夫注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李二方
伯聯句云六橋行盡見南宮生氣如聞萬鬣風松檜
有靈枝不北江湖無恙水元東千年宋社孤墳在百
戰金兵寸鐵空時宰胡為竊天意野雲愁絕夕陽中
成化間安南使過吉水吊文天祥詩曰吉水江頭繫客
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日耿耿孤忠紱
死秋北代自期終復漢東征誰為竟亡周一身獨任

綱常責肯戴儒冠學楚囚

文廟靖宮之日以為匿於僧録洽南洲以他事禁錮之齊恭追至廣德不及被擒会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建文曾居於此至今其厮如樓非常家所造後自川歷滇故沐春傳云常使人護衛往来於西平侯第晟之家時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来交趾相見於晟家震思不言恐禍及言之不義也遂自縊死明日建文逃焉及老至嶺南横州壽佛寺居十五年其徒歸者千數横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手筆也一日作詩曰讀罷楞經磬懶敲笑看黄屋住團瓢南来瘴嶺千尋險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褴裝新換衮龍袍百官侍從知何地惟有群烏早晚朝遂為人覺奔田州土官處自明為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啓將若何答曰吾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至京號為老佛至長安門賦詩進朝云寥落江湖四十秋歸来白髮已盈頭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淡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緑

野老吞聲哭未休　英宗使舊中官吳亮審之建文見亮即曰汝非吳亮乎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亮佯為不知以復命遂取進西內或云在湖湘直入巡捕之門坐地自陳巡捕曰我與汝無名分矣因送至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寺僧為盜官司来捕圖寺將屠之建文特書黃布襻之曰皇帝聖旨令衆軍散官執而問之問得實送之京恐皆非也前日閣下議以神宗之謚朝廷不從竟葬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

詩禍

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鄭篤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謗訕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老子贈孔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

也慱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歐叔闇
之遂三復白圭
鄭國諸生訕議執政咸陽諸生誹謗君上幸而遇子產
則不毀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便下焚坑之誦法
孔子者當以此為鑒何者古人居不非其大夫
況執政乎又況君上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夫
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身
無言責顧呶呶而橫議乎宋南渡後此風猶競雖卷
堂有又畀竟何益我朝深懲此弊設卧碑於學宮戒
諸生不許言事其所以洗濯士心培養士氣如保處
子意深遠矣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坑
焚之禍清談激黨錮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清流激
白馬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群
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乃謹焉狂焉牢不可破其
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
薛道衡玉胃之詩非有所譏刺徒以琱琢工巧為暴

君所忌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
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
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
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
句不過感歎之詞非甚有譏刺也然亦不免遷謫蔡
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
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君子之詩文以為
罪無怪也君子豈可謫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
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好譏刺文與詩可戒蓋深
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
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亦大哀
矣然終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
已如神畧無懲艾意何也晚年自珠崖量移合浦郭
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
向沙邊羨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深矣渡江以
来詩禍始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
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
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

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
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
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詩曰挾
策行徃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
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藟葛路長那更聽鉤
輈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管幼安寧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
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
書陳俎豆修威儀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
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已
中心不安之幼安語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
時皆招禍之道也原曰善勸令西還
薛道衡詩云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
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水風
月守空閨常歎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
鳳逐幃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鷄暗牖懸蛛網空
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
能惜馬蹄史云煬帝善為文不欲人出其右薛死帝

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胃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詩耶胡苕溪云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楊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免哀哉然為人臣者亦當悟其微旨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無得而嫉之終見容於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蔡歐陽詢作詩譏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覆下應

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并拏空惜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太宗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

唐李鄴侯好尚仙道雖為輔相頗有靈異之事吳人顧況以師事之得其李老生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西遊長安鄴侯一見如故遂待以殊禮及卒況感其知遇之恩作海鷗咏以寄懷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馬其詩云萬里飛來為客鳥曾来毋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鴟夷柰爾何

薛令之閩長樂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寮清
淡令之題詩自述曰朝上日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
何所有首蓿上闌干飲澁韭雖綰羹稀筯易寬無所
謀朝夕何由保歲寒玄宗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旁
以議之曰琢木口嘴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
逐桑榆煖令之遂謝病歸

詩兼美刺寓勸懲故有采詩之官蓋將以
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未聞以詩
貫禍者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故在上者懲猜

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是詩禍作矣唐以詩
賦取士然當時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
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諱亦所當謹而彼皆昧之何
耶姑以易見言之如三郎沉醉打毬即號國夫人承
主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
而形之咏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沉酣
壽王醒獨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
觀之寧不槩以君子之為詩皆敢於發君上陰私邪
予謂後世詩禍實唐人貽之也

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
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後駟馬難追惟靜惟默
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
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
成嗄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
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誦之
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俯謹之伊何三緘其口
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弦韋
李太白蒙玄宗召題沉香亭牡丹有猶得君王帶笑看
句楊貴妃高力士恨之遂坐永王璘黨流夜郎竟沙
窮死蘇東坡題檜詩根深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
龍知時宰王珪譖之獄幾死幸神宗聞講乾卦六爻
與用龍字惕然悔悟始謫官海外十餘年方賜還
蘇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
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
賦頌托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
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其是者喜非其所非則
蒙非者怒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怒者或已敗君

之事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
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載不能從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人靖默超然不攖
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不一士
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
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譏誚
同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出為杭州通判同送
行詩有北客若来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句及黃
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

蘇惠州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通歷侍從然其詩
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遂出守錢塘来別文
潞公公曰頃公至杭少作詩恐為不喜者誣謗再三
言之臨別上馬潞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吳
處厚取蔡安州詩作注以上安州遂遇禍故潞公有
箋云之戲
唐劉夢得自屯田員外郎左遷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
京師人言玄都觀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方
春作詩贈看花諸君詩曰紫陌紅塵拂面来無人不

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作此以記一時之事詩傳都下有素慠其名者白於執政誣其怨望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司郎中重遊玄都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兎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而有感再題一絶以俟後遊者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黃山谷携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時魯訐坐鈎黨先徙是郡先生留連逾月極歡洽相酬唱如江湖書事之類也率遊浯溪觀中興碑先生賦詩書姓字于詩左魯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其方為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國豈可不過為之防耶從之而止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搖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蔡持正自左揆謫知安州嘗作安陸十詩吳處厚据撫
篋注蔡坐此又貶新州其詩有云紙屏石枕竹方床
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覺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
浪吳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朱彧云先公時
廣崇寧元年遊蒲澗問越俗見述人蒼鳳尾花作口
號有云孤臣正泣龍鬚草遊子空簪鳳尾花後監司
指此句為罪言哲宗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鞫獄
竟無他意議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

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
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諷彌
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即事詩曰空嗟覆鹿誤前朝
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
橋之句又哀臞庵陶孫為太學生持以詩痛趙忠定
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為陶孫所作韓侂胄
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
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孝知為言官
與曾極有釁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

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為
極詩并劾之予意刋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劾
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嫁陶孫之意爾
之不深察爾

宋開慶已未丁大全因貂聯董宋臣得相不愜人望江
西繆萬年作釘詩刺之云頑鑛非銅鋼樣堅寒坑總
雜亟趨炎十來鎚打隨成器一得入拈即逞尖不怕
斧斫惟要入全憑鑽引任教嫌休言深去難抽枝自
有羊蹄與鐵鉗丁見之大怒配繆化州丁果召庾申

之變

金華張公尚禮洪武間拜監察御史為人小廋人以鬼
臉張呼之一日作宮怨詩云庭院沉沉晝漏清閉門
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
聖祖以其摹寫宮闈心事下蚕室而死

蔣景高象山人元末遭儒也內附後仕本縣教諭罹衣
笑禍赴京斬於市斯禍也起於左右一言初洪武甲
子開科取士嚮意右文諸勲臣不平 上語以故曰
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勲進曰是固然

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所進箋而禍起矣

臨安錢寧武肅王之裔元末老臣也上以禮徵司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徵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邏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諭之曰昨者好詩然昌嘗嫌你何不用一憂字寧等悚惧

罪未幾皆遣還

蕪湖胡瀾字仲先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聞鳩詩曰春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兩暘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以兩暘為譏已遂出為戶部主事

楊州陸滄浪者狂士也好作俚語正德間從戍京師嘗有楊果不果一語不清朱安不安朱寧不寧等語寧知而執之問曰汝作詩時曾吃醉否陸正色曰我實

不醉寧竟釋其罪僅調邊方而去時有人投陸詩云
落魄當年老陸郎智囊今已作詩囊醉中又復重來
醉狂裡如何更著狂踰海踰河何日了奔南奔北
家忙不知檢點親經史一榻清風舊草堂或云即
所作以寢其諷已也